



三江月 笔会

责编徐杰 高凯
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
审读刘云祥 美编许明



蒜瓣间的南北江湖： 一场跨越山海的 味觉对话

□谢健

暮色漫过山西晋城的古城墙时，八仙圆桌旁围坐着一众老友，炭火炉上的羊肉锅咕嘟作响，蒸腾的热气裹着肉香在叙旧的欢笑声中氤氲。郑州的相伟兄利落地点开一瓣蒜，雪白的蒜瓣在灯下泛着微光，他咬下一口，喉结轻轻滚动。

我学着相伟兄的样子咬开蒜瓣，却没尝到预想中的辛辣，不由得望向西安来的信哥：“为何南方的蒜反倒比北方更辣？”信哥将烟蒂按灭在瓷碟里，慢条斯理道：“北方日照长，蒜从春种到秋收，生长期够久，辣味都被岁月磨成了醇厚的香。”话未落音，相伟兄已笑得眯起双眼，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接过话头：“话是这么说，可赶上劲头足的蒜头，照样辣得人直掉眼泪！”三人举杯相碰，笑声惊飞了屋檐下的麻雀。

这场关于蒜的讨论，让我不自觉将记忆拉长到南北街巷的烟火里。从北方豪迈的餐桌到烟雨江南的灶台，蒜瓣在不同水土里演绎着截然不同的“江湖角色”。在北方，蒜是当之无愧的主角——吃手把肉要蘸蒜泥，油泼面得就生蒜，街边烤串摊的蒜蓉茄子都带着热烈坦荡的气质；冬日窗台上的腊八蒜，从淡绿染成翡翠色，咬一口酸甜软糯，将辛辣化作消融严寒的温柔。而南方的蒜更像温柔的谋士，清蒸鲈鱼上的蒜末与姜丝共舞，豉汁凤爪的酱汁里藏着提鲜的玄机，即便在浙东海鲜的烟火气中，蒜蓉也只是将锋芒藏进醇厚，为鲜味添上立体层次。

“北方人吃蒜，吃的是‘时间的沉淀’；南方人用蒜，用的是‘火候的艺术’。”信哥的总结，道出了自然馈赠的秘密。北方日照长、温差大，蒜氨酸在漫长生长中慢慢转化；南方湿热，速生的蒜辣气更直接，却也在高温烹饪中悄然蜕变。

这番话勾起我对江南蒜味的回忆。在杭州西湖边的茶楼，包兄曾用黄杨木筷夹起一瓣糖蒜：“你们浙东人吃海鲜重蒜香，可在杭州，蒜讲究个‘隐’字。”陈年米醋配桂花，腌出的糖蒜只剩酸甜微辛，衬着龙井虾仁、西湖醋鱼，丝毫不抢茶香与湖鲜的风头。这让我想起宁波的糖蒜，加了梅膏酱的酸味更重，用来配粥或清蒸鲳鱼，恰似江南细雨，绵密而含蓄。

而在宁波奉化江畔的海鲜排档里，蒜又有着另一番江湖地位。甘肃籍老友庆安老弟

用竹签戳起一颗滋滋冒油的蒜蓉生蚝，感慨道：“西北人吃拉条子（拌面的俗称），生蒜是标配，咬一口辣得直冲天灵盖。刚来宁波时，我嫌这儿的蒜都熬成泥，缺了杀气。”但金黄的蒜蓉裹着鲜嫩的龙虾入口，他眼睛就瞬间亮了：“高温把蒜的辣气逼走，剩下的全是醇厚的香，果然是‘以蒜引鲜’！”

作为浙东土著，我对蒜的认知曾停留在“配角”。直到刷到北方人吃肉配蒜的短视频——画面里，他们大口咬着包子、肘子，随手将整颗蒜往嘴里送，神情酣畅淋漓。这份豪爽让我既好奇又忐忑，终于在某天晚餐时鼓起勇气尝试：学着北方人掰下一瓣生蒜，小心翼翼咬破脆壳，辛辣汁水瞬间窜上鼻腔，辣得满头大汗，却又忍不住感叹“确实过瘾”。不过这份过瘾也伴随着“社交恐惧”：蒜味熏人！想起“非典”那年，有同事因食蒜后蒜气久久不散，让同车人尴尬不已的场景。

虽说学会了吃蒜，我却总带着南方人的矜持。夜深人静时，才敢在自家厨房摆开阵势——青瓷碟里倒上镇江香醋，冰镇过的生腌虾蟹码得整齐，指尖捏起蒜瓣，“咔”地咬开脆壳，辛辣的汁水混着醋香直冲鼻腔，瞬间激活味蕾。这是独属于我的深夜仪式，生蒜的杀菌力与海鲜的鲜甜在口中交锋，酣畅淋漓。

想到这里，我打开手机找答案。原来，从饮食差异可以延伸到生物密码：大蒜的辣味源于含硫化合物“蒜氨酸”，与辣椒、生姜的辣味物质不同，其遇热易分解，辣味消散后留下氨基酸的鲜甜。这也解释了南北偏好——北方人爱生蒜的爽利，南方人善用熟蒜“暗度陈仓”。正如信哥所言：“北方吃蒜，吃的是时间沉淀的辣；南方用蒜，用的是火候驯化的香。”

晋城的夜越来越深，桌上的酒杯空了又满。信哥夹着烟望向窗外：“北方的蒜，就像咱这儿的太行山，实实在在；南方的蒜，跟宁波的月湖似的，柔柔嫩嫩。”相伟兄打了个响指：“不管咋说，都是生活的味道！”是啊，一瓣蒜里藏着南北的风土——北方的辣是直爽的热忱，南方的香是含蓄的温柔，但无论是生嚼整蒜的豪迈，还是蒜蓉入馔的细腻，都浸透着对日子热爱。就像这炭火炉上的羊肉锅，咕嘟咕嘟煮的不只是食材，更是大江南北的烟火气，在岁月里熬出最浓的人情味儿。

宁波人不知道的宁波事之⑥

千年君子营， 烟火气里量人心

□胡力丹/文 乐承斌/摄

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！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杜甫的崇高愿景，唐末刺史黄晟躬身实行——建造“君子营”，大庇天下寒士，化仁心变街巷，千年传到今，依讲赞不赞？

千年前，明州刺史黄晟主政宁波十八载。他修筑罗城，奠定了日后宁波州城的空间分布格局，也让明州百姓在战乱中有了更好的庇护，保障了一州百姓的安全；他在城区与江东间重修东津浮桥，即现灵桥前身，采用“铁链连舟”技术，且“未征民钱”，大大方便了百姓和商旅通行；面对地方军阀争战不断、匪患频发的现状，他承担起保境安民的重任，率军平息周边匪患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；他临终上书朝廷，不让子孙世袭官位。病逝时，属吏清点府库，发现所有积蓄皆标注“送使”字样，将所有的财产所得全部捐给政府以作公用……

他更广招江南文人，专门建“措大营”作为人才安置房，安置流亡文人，使得江东文士多来归，一时间墨客文人云集明州城，为明州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。这个在明州城东隅专为寒士贤才建造的居所，因“嘉其清介”，亦名“君子营”。

岁月流转，君子营成了今日海曙区天一广场旁的君子街。琅琅书声远去，但“君子”之名已经刻入城市的记忆。如今漫步君子街，烟火气正浓。青砖墙下，邻里闲话家常，早餐铺子热气腾腾……看似寻常巷陌，却承载着非凡的重量。

“君子”二字，重过千斤。所谓清流不孤，布衣修《明史》的万斯同、“西湖三杰”之一、抗清英雄张苍水、近代“宁波甬帮”的开路先锋严信厚……宁波人身上的君子风骨代代相传。

宁波老话讲：“晴天备雨伞，落雨送蓑衣。”君子之道，不靠讲，靠做。千年的牌坊立着，民心的秤杆量着。这条街，永远丈量着“道”与“心”的距离。



扫码看视频



君子街街景。